

未曾轉向的白話字運動—蔡培火

1889-1983

楊允言

白話字運動的重要性更甚於政治運動

1889 年出生於雲林北港的蔡培火，他的生命跨越台灣的三個政權統治時代，日本統治者眼中，他或許是個麻煩人物，盡做一些台灣總督府不喜歡的事：爭取台灣人自治、推展台語文、...等；然而戰後卻轉身成為國民黨高官，1950 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，成為中華民國政府中第一位台籍部長級政務官。政治上的表現，與日本時代的蔡培火相比，讓人覺得判若兩人，甚至有人改稱他「臭培火」。¹

2000 年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了七冊的《蔡培火全集》，將許多第一手資料呈現出來，讓世人對他有更深刻的了解。²

不過，對於蔡培火的評述，政治運動是大家的最愛，台語文的白話字運動，雖然也會提及，相較之下篇幅少多了。參與政治運動者多，推展台語文白話字者少；政治方面，他雖然出力很多，卻只是眾人之中的一個，然而在白話字運動，他站在更關鍵的位置。

蔡培火推展台語文，使用的是白話字，目前一般人所指稱的台語白話字是教會羅馬字，但是蔡培火所說的白話字，除了一般的台語白話字外，還有他自創的另外兩種，分別用日本假名及中國注音修改而來的白話字。為了論述不致混淆，本文將這三種白話字分別稱為「羅馬白話字」、「日本假名白話字」及「中國注音白話字」。

¹ 王育德在《台灣話講座》裡這麼稱呼他。

² 全集第一冊《家世生平與交友》收錄了蔡培火的日記，編者提到，日記總共用了三種文字書寫，分別是羅馬白話字（1929~1931 年）、日本假名白話字（1932~1934.1）和漢文（之後），其中前兩種文字在蔡培火生前已經被翻譯成中文。我們無緣看到台語文的版本，實在是一大遺憾。此外，蔡培火使用他所創的中國注音白話字，在 1969 年出版一千一百多頁的《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》，1978 年出版六百多頁的《三民主義閩南語注音本》，全集並未收錄。

蔡培火一生簡述

表 1 - 1 蔡培火簡歷

1899	1 歲	出生於雲林北港，號峰山
1895	7 歲	入私塾接受傳統漢文教育
1896	8 歲	父親過世
1898	10 歲	進公學校
1901	13 歲	約在這時，從台南讀書的哥哥那裡，花了三天學會羅馬白話字，並以此文字做為書信工具
1906	18 歲	入台灣總督府台北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
1910	22 歲	師範畢業後任教於公學校
1914	26 歲	認識林獻堂，加入日人板垣退助發起的台灣同化會，並提倡羅馬白話字。但未被重視
1915	27 歲	同化會遭解散，被迫離開教職，獲林獻堂等人資助赴日留學，並考上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（物理化學科）
1917	29 歲	認識植村正久牧師，接觸基督教，並開始與日本政界人士來往
1923	35 歲	以普及白話字為條件出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
1925	37 歲	出版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（十項管見）》，以羅馬白話字書寫，並做〈台灣自治歌〉
1929	41 歲	創作〈白話字歌〉、〈咱台灣〉，編寫《白話字課本》，並於台南辦了三期的羅馬白話字研究會（一期兩週），受到官方的阻撓
1931	43 歲	接受前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 ³ 建議，利用片假名其中十九個符號、借自中國的五個發音符號、伊澤修二所做一個符號及自創三符號共二十八個，制訂了日本假名白話字，並在台南辦兩期研究會（一期兩週），同樣受到官方阻撓，人數較 1929 年還少
1934	46 歲	草擬台灣白話字普及旨意書，開始進行白話字連署運動，經過多方奔走，有一百一十一位台灣人知識菁英，及四十九位日本名流簽名支持
1946	58 歲	加入中國國民黨

³ 伊澤喜多男為伊澤修二的弟弟，伊澤修二為日本領台初期的學務部長，對於台灣總督府施行的台灣語言政策有極大的影響力。

1948	60 歲	籌創台灣閩南白話字會，發表「台灣閩南白話字會創立宗旨」
1949	61 歲	提出「利用國語注音符號以表寫各省方言案」
1950	62 歲	發表「閩南語注音符號普及旨趣」
1951	63 歲	提出「閩南語注音符號普及建議」，希望透過國民黨黨部資源辦理閩南語師資訓練
1962	74 歲	向孔孟學會提案採用閩南語注音符號編印刊物
1969	81 歲	出版《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》
1970	82 歲	兩度向國民黨建言普及閩南語注音符號，往後至 1974 年每年持續建言
1976	88 歲	出版《國語閩南語對照初步會話》
1978	90 歲	出版《三民主義》閩南語註釋版 ⁴
1983	95 歲	病逝

蔡培火的白話字運動

(1) 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 (十項管見)》介紹

如果有一份台語文學必讀書單的話，顯然，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 (十項管見)》這本書必定要名列其中，這份書單才會完整。

如同書名所示，本書分為十章，洋洋灑灑，共有四萬六千六百多語詞，六萬六千三百多音節（字）。其中，第二章為「新台灣和羅馬字的關係」他把羅馬字放在這麼前面，可見其重視的程度。

這本書是非常傑出的台語散文作品，潘科元舉出其語詞運用的特色有：

- 文言音和白話音變化多端，如「sú / sù / sái」(使)...等；
- 常用詞的用法寬大無礙（和現在相比）；
- 類義詞豐富，如和「絕對」類義的有「tek-khak」（的確）、「tiāⁿ-tiòh」（定著）、「chóat-tùi」（絕對）、「tōan-tōan」（斷斷）、「tòan-jiân」（斷然）；⁵

⁴ 以上三本書都由正中書局出版。

⁵ 這讓我們見識到，即使在較抽象的表達層次上，台語也有豐富的詞彙內涵，這足以證明，有些人認為台語只適合使用於生活用語而不適於學術討論，其實是偏見。

- 運用大量類義詞和對仗（kù-tāu 句讀）變化反復說明某一主張；
- 所用詞語的正式度從中等到高等，非常齊全。

這本書如果換成用漢字書寫，將感受不到台語的原味。當然，我們也應該感到汗顏，經過了八十多年，當時的一些台語詞彙，我們已經不會使用，甚至不了解意思。

<p>Chū léng Tâi í-āu, Chóng-tok-hú ū sin-siat chéng-chéng ê hák-hāu; kàu-taⁿ siū chit khoán kàu-iòk, óh sin hák-būn ê láng, chhim-chhián bô-lūn it-chhè sng chāi-lāi, iā káⁿ bô thang chiūⁿ cháp-bān, che-sī góa ê chhui-sióng phah-sng káⁿ-bô siuⁿ tōa cheng-chha. Pún-tó láng lóng-kiōng ū saⁿ-pah lák-cháp-bān láng, kīn-kīn chiah chha-put-to jī-cháp-bān láng ū hák-būn, kiám m̄-sī chin chió mah? Che sī sím-mih gōan-in neh? Chit hāng, sī lán ka-tī bē-hiáu khòⁿ hák-būn tāng; chit hāng, sī siat-hoat ê láng bô ū cháp-hun ê sēng-sim. Iáu koh chit hāng, chiū-sī beh óh hák-būn ê bûn-jī giân-gú thài kan-kè hui-siōng oh-tit óh.</p>	<p>自領台以後，總督府有新設種種的學校；到今受這款教育，學新學問的人，深淺不論一切算在內，也敢無通上十萬，這是我的推想打算敢無傷大爭差。本島人攏共有三百六十萬人，僅僅才差不多二十萬人有學問，豈不是真少嗎？這是什麼原因呢？一項，是咱家治袂曉看學問重；一項，是設法的人無有十分的誠心。猶閣一項，就是欲學學問的文字言語太艱計非常惡得學。</p>
--	--

圖 1 - 1 蔡培火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（十項管見）》內容片段
說明：左邊為原文，右邊為編者轉寫成台語漢字

1923 年，蔡培火並曾在《台灣民報》以日文發表〈新台灣の建設と羅馬字（新台灣的建設和羅馬字）〉，這篇顯然是給當時台灣知識菁英和日本人看的，相關論點也在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（十項管見）》第二項「Sin Tâi-ôan kap Lô-má-jī ê Koan-hē（新台灣和羅馬字的關係）」中提出。

(2) 蔡培火的三套白話字

蔡培火推展台語文，使用了白話字，而他所指稱的白話字有三種，一開始是教會系統的羅馬白話字，其介紹請參見本書第三單元的介紹。如果從 1910 年時起算，他使用了二十一年。這段期間，他用羅馬白話字寫出了擲地有聲的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（十項管見）》，還創作了許多台語歌曲。
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台灣台灣咱台灣
ㄏ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海真闊，山真昂[kôan]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大船小船的路關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遠來人客講汝媠[súí]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日月潭，阿里山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草木不時青跳跳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白鴿鷺，過水田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水牛腳脊烏鶯叫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太平洋上和平村
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 ㄉㄞˊ	海真闊，山真昂

圖 1-2 蔡培火日本假名白話字書寫範例

說明：蔡培火作詞的「咱台灣」，左邊的部分即是以蔡培火自創的日本假名白話字所書寫的，摘錄自《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》的序言

後來他接受前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的建議，認為日本人反對使用羅馬字，但是若改用假名做為台灣白話字，就不會再反對。當我們事後重新檢視這件事，會發現這可能是蔡培火的失策。1931 年之後，他以日本片假名為基礎，加上幾個符號，製成日本假名白話字。日人領台之後，即以片假名為基礎做修改，來拼寫台語，其發音以片假名的發音為準，請參照第三單元的介紹；而蔡培火顯然看過這套符號，他在日記中提及，日本人的日式台語假名拼音符號錯誤百出，⁶而他製作的日本假名白話字，骨子裡其實就是羅馬白話字，一個字母就是對應一個羅馬白話字的聲母或韻母，⁷也有連字符（音節之間打一點"·"）。與羅馬白話字不同的是，羅馬白話字沒有表記泉州腔特有的韻母，因為他本身是泉州腔，所以他的日本假名白話字增加了表記泉州腔的符號；另外一點，鼻音的處理上，他使用了跟日式台語假名類似的方法，在聲調符號加上小圓點。⁸

日本假名白話字大概從 1931 年使用到 1935 年，僅僅短短五年的時間而已，符號的

⁶ 1931 年五月十七日的日記，他提到他看總督府編的《日台大辭典》，只看第一頁就找出二十餘處不對。

⁷ 例如「開 [khui]」，日式台語假名採用「クイ(khu+i)」這種配合假名發音的方式來拼寫，而蔡培火的日本假名白話字則採用「キウイ(kh+u+i)」的拼寫方式。

⁸ 日式台語假名則是在聲調符號加上小圓圈。

壽命短，也許是因為時局不允許，另一方面，在此之後他把推動中日和平這項工作放在第一位，1937年妻子病逝，他帶著七名子女移住東京，離開台灣也等於失去了推展白話字的機會和意義。

終戰後，1948年，他又利用中國的注音符號加以修改，自創了中國注音白話字，也許當時時局較為混亂，我們並不確定他是否曾見過1946年制訂的台灣方音符號。符號的觀念仍承襲自羅馬白話字，例如「咱 [lán]」，他標成「ㄎㄚㄣˊ」而非「ㄌㄢˊ」即可見一斑。

中國注音白話字，是蔡培火一生中使用的時間最久的白話字，如果從1948年算到1983年，共有三十多年，這段期間，編了閩南語課本、閩南語辭典，還寫了三民主義的閩南語版。諷刺的是，這段時間也是政府當局打壓台語最努力的時候，至少他沒有辦法像從前一樣辦理白話字研習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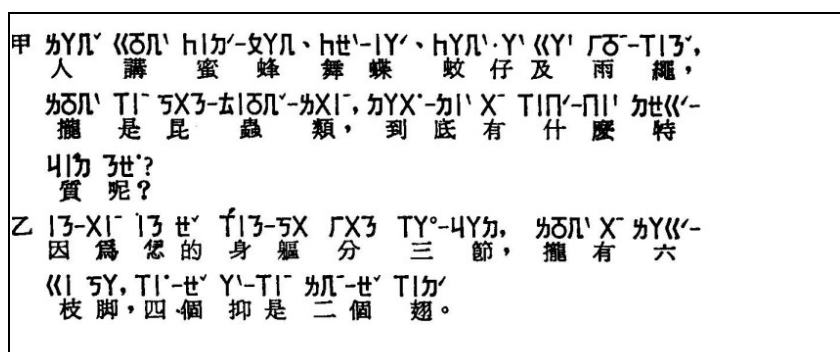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3 蔡培火《國語閩南語對照初步會話》內容片段

說明：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 (十項管見)》裡，「昆蟲」一詞蔡培火用「thāng-thōa」(蟲多)，而現在卻變成「昆蟲」[khun-thiōng]。

評論與留待討論的議題

若我們以文學的角度審視蔡培火的台語作品，將會發現，使用羅馬白話字時寫的東西較值得被稱頌，這套最不見容於不同時期台灣統治者當局的台語文字，似乎讓蔡培火得到心靈的徹底解放。其它兩種文字的作品，就比較找不到這種感覺。

對於七歲入私塾、十歲進公學校的蔡培火，在十三歲接觸羅馬白話字時，分別已經讀了六年的漢文及三年的日文，這樣的學習歷程，在運用上，卻不及只學三天的羅馬白話字。這個例子應該能讓我們深刻體會到文字學習效率的問題。雖然現今仍有為數眾多

的台灣人覺得羅馬白話字比漢字難學，但是比較的基礎卻是在漢字學習超過十年以上、羅馬白話字還沒有學習的情況下所做的評斷，顯然很不客觀。⁹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，這時候的蔡培火，尚未入基督教，所以應該沒有參加教會的禮拜活動，也沒有閱讀過羅馬字台語書籍；羅馬白話字的出現，讓他發現這將是通往知識的捷徑。

其次，「蔡培火是有意識將白話字應用在台灣社會啓蒙的第一人。」¹⁰雖然基督長老教會早在他之前，就已經在做這件事，但是對象只限於信教者，蔡培火的對象則是台灣的世俗大眾。他從事政治社會運動，與日本殖民統治者對抗，也許他發現，他需要台灣民眾的奧援，而白話字若能普及到台灣民眾，讓台灣人民智大開，所能產生的對抗力量將是不可忽視的。

另外一點值得提出的是，蔡培火推行台語，雖然歷經了三種白話字，但是他始終避開用漢字來推展台語。他是否清楚意識到，漢字已經被別的語言佔據了，不管是中國話或是日本語，要使用漢字來推展台語是有困難的。

蔡培火曾在《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》的前言中，檢討日本假名白話字推廣失敗的原因，包括：一、日本政府不許可，二、不惜犧牲提倡之同志甚少，三、民眾對學問不熱心。不過，如果把「日本政府」換成「國民黨政府」，「日本假名白話字」換成「中國注音白話字」，看起來這幾點還是成立的。

也有論者認為蔡培火的失敗，證明羅馬白話字不可行，並進一步引伸，別套符號比較有可能成功。這樣的說法並不周延，至少蔡培火推的後面兩種白話字，結果並沒有比羅馬白話字好，要引伸成別套比較好，也有點牽強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，蔡培火一生對白話字的努力奮鬥，還是提供我們一個極佳的典範，身為台灣人，不管政局如何地轉變，台語如何被統治當局無情地踐踏，自始至終，他都對台語文不離不棄！

討論與提問

一、蔡培火與之交涉的那些日本人或台灣人，是否打從心底贊成他推行白話字？對於他

⁹ 比較客觀的評比方式或許是，對於一個不是使用漢字也非使用羅馬字的外國人，同時使用漢字和羅馬白話字學習台語，比較其學習效率。

¹⁰ 引用自張學謙的論文「白話字 kap 台語文的現代化」。(<http://iug.csie.dahan.edu.tw/TG/hakkhiam/chokphin/lunbun/POJvsTGBhth.htm>)

轉換了三種白話字，有怎樣的評價？

- 二、推行白話字的背後，有沒有政治抗爭的企圖，不管是對日本人或是中國人，這些意圖消滅台語的人？
- 三、他沒有修改羅馬白話字，但是對於日本假名和中國注音表記台語，他卻不採用已經制定的符號而是自創，是羅馬白話字的權威性高過其它兩套，還是另外什麼原因？
- 四、蔡培火自己，對這三套白話字有怎樣的評價？又為什麼他的日記出現羅馬白話字、日本假名白話字，而沒有出現他使用最久的中國注音白話字？是他失去了決心，還是有難言之隱？
- 五、如前所述，假若使用羅馬白話字真的讓蔡培火得到心靈的解放。那麼，日後蔡培火有沒有後悔當初背離了羅馬白話字的這個決定？
- 六、日本時代推行白話字失敗，是基於一般民眾漢字意識的抵抗以致失敗，還是其它的原因？因為如果當時漢字文盲較多，照理說，應該比現在更容易推行。後來時空轉換，國民黨時代推行白話字，失敗的原因又是在哪裡？

延伸閱讀

- 1925, 蔡培火, 《Cháp-hāng Kóan-kiàn (十項管見)》, 台南新樓書房
(<http://iug.csie.dahan.edu.tw/nmtl/dadwt/thak.asp?id=314> 到 [id=323](http://iug.csie.dahan.edu.tw/nmtl/dadwt/thak.asp?id=323))
- 1999, 賴淳彥, 《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》, 台北: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
- 2000, 張漢裕主編, 《蔡培火全集》, 台北: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(共七冊)
- 2003, 李毓嵐, 〈蔡培火與台灣白話字運動〉, 《近代中國》155 期 pp23-47
- 2005, 林佩蓉, 《抵抗的年代·交戰的思維—蔡培火的文化活動及其思想研究》,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(可由全國博碩士論文網查詢到全文 <http://etds.ncl.edu.tw/theabs/>)
- 2005, 李勤岸, 〈蔡培火白話字散文集《十項管見》ê 關鍵: 論述中 ê 譬論〉, 2005 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(<http://140.122.100.145/ebook/eb8/f5c/ld57-2.pdf>)
- 2006, 潘科元, 〈蔡培火《十項管見》(Cháp-hāng koán kiàn) 个語詞運用對現時台語文

中啓示〉，2006（第三屆）台灣羅馬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
（<http://iug.csie.dahan.edu.tw/giankiu/GTH/2006/ICTR/lunbun/12.pdf>）

2007, 顏欣怡, 《青年蔡培火的身分論述——日本大正思潮下的台灣意識》, 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（<http://politics.ntu.edu.tw/RAEC/act/thesis/thesis03.doc>）